



弘明集卷第七

梁釋僧祐撰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見足下高談夷夏辨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玄會妙
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於前吾賢又均
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
然於今日賞深悟遠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
至於各言所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苦甘之方雖二
而成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擊異端遂起徃反紛類
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入淵明夷

引身集卷之七
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忘其淺昧遽相牽
拯令先布其懷未陳所恨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
一往耳山川悠遠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
旗一接所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
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會物自會而爲
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
覺通無不順者則謂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
則謂之爲道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
須遠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教

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等三千所
可爲異政在道佛之名形服之間耳達者尚復以形
骸爲逆旅充冕豈足論哉所可爲嫌祇在設教之始
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辨
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袞
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
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以極質髡落
微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
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
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

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舍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

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邪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旣然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徃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擎蹠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

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真何理鄙誚旣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二復此談顛倒不

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敬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

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繼富不以振惡爲教褊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勳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鳩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爲淺畧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邪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畧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

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剗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巖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講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由講誦以得通諮求以成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

復代匠

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廣之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薦致會之源既坦筌寄之塗方壅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己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無殊

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嬰珞難乘者哉自貧來多務研敷沈潛緘卷巾牘奄逾十載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獨慷慨遙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彌篤若夫信不泐理則輕汎無主轉憶之賓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得所安由來莫

辨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邪舟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犁牛不登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邪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施而可慈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膳行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伸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其俗邪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遲

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邪若以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

猶博也豈弘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鑒所陶實未屆虛故爲鑽賞所業陶業有序者爲質昧邪爲待明邪若其質昧則明不獨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理豈得易遵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

明之術代茲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宵然復會未知殘愎之人更依何法若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舩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

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邪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鐘鼓輟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頓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

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含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蚩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辨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遣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遣則濡沫可遣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俶落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為

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既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人彼國復受蟲誼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筵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通乎夫義奧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辨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

爲獲寶聾賓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味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旣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

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遣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

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虐以振物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搢紳之飾罄折之恭殞葬之禮斯蓋大道廢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旣失無爲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永沈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吝貨財之不可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藏必之後失故廼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至也是以秦伯無德孔父嘉

焉斯其類矣夫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以滅江海側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至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良足效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人然則聖人神鑒

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物異則照殊日不爲異物而殊照風不爲殊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不同耳吾子以爲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蚩蚩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蹠躩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蚩蚩之音也夷夏

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
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
內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
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
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
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爲本君恃民
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爲空設又
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
論深釋久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淫奔彌齡
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鄠落公因

聖術私行淫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
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
有知歸耕得筭又云大道旣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
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
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
磐石不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
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爲大道誰
爲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
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
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

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
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
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泥洹滅度
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
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
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
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指西爲東
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爲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
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戒而無絕穀之訓
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鱗穴藏聖人何貴且

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
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
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
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
麟何類乎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
也而云麟如麟何邪荅云麟磨身牛尾鹿蹄馬背問
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邪將不見告又云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
已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
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質璞鄭子觀之而且退

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
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
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
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
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
愍方便爲之將非虛邪學文邪慈柔虛受僕謂宜空
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爲真典佩紫錄以爲妙術
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姪姣以爲
瘳疾慈柔之論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
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

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爲大患吾子以軀爲長保何
其乖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
未知此談以何爲辯又云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
領解猶蟲誼鳥聒何足述效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
爲辛而無羨於甜香悅臭者不覺臭之爲臭而弗耽
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僞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
至道淵博旣不得謂之爲有亦不得謂之爲無無彼
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
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誼鳥聒意則何依近
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姪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

志而已愚夫輒爲迴心姦儔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
痛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
然後自招淪喪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
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協同幽唱若語
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
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
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
未填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息

夜遊之迷未旋君旣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
遙餐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
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
天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
幽之效照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
復內秉茫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混道
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優劣或毀清正賓
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樂大謬唱而受梟此皆是上
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
也夫佛者是正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

者是一方之哲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
漏盡爲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靈無窮
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御雲乘龍
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
能璇璣並應跡臨王城宮踈遶闕細委重軒故放彼
萬國誓越三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
鹿苑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連
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天垂九天
齊歌羣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會歸焉唯有周皇
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

導東都故經云大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
五千翼匠周世化緣旣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
之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其華
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聖現儒林之
宗便使周孔莊老斯皆是佛若然者君亦可即老子
邪便當五道羣品無非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
父逐日必渴死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
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
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境西則
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牢閭如來扇化

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責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士是中國也周孔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叵易真法莫移正禮叵易故泰伯則於吳越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逼中

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泰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爲宗老以太虛爲奧佛以卽事而淵老以自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講導爲精太虛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卽事而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緣合而生故尊位可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

也霄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升故智士亡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則廣而深道經則尠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苫頂者莫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地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

逆允於往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弘明集卷第八

梁釋僧祐撰

辯惑論 并序

釋玄光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緣想增
 靄奚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競矣若矯詐謀
 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
 一念東吳遭水仙之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閩藪留種
 民之穢漢葉感思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歎攬地
 沙草寧數其罪涓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蔽
 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燼河雒之

渣糝淪湑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迹庶鏡未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攄寫

禁經上價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喻菩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

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遠冥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閑心祛欲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嗑齒者乎

妄稱真道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爲真而未能無終况復張陵妄稱天師旣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爲鱗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

迹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
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
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
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乂之乃出詭
稱曰吾旋駕辰華爾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
衡便密抽遊胥鶴直衝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販
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書呪癩
無端以伏輕誚呪曰天道昇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窕
入冥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

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謀圖我
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錄男女媾
合尊卑無別吳陸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
脩靜復勤勤行此儀君行此爲道觥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蕩
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結難消况
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玉門之禁變態窮龍虎
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
斯輩物我端清莫負冥詔

俠道作亂四逆

夫冥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露如黃

巾等鳶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次有子魯復稱
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
以民賤之輕欲圖帝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
於空玄水仙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
以宋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撲
羣妖不勞浹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臯務依明德道無真
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此頑曹寧非陋
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
聖智窮微有念斯照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
訴然後判者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
照三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急
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
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無情於
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誠感通豈佩帶
使然哉其經辭致姱慢鬼弊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
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

是靈仙碾屐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

圍廁如郭景純亦云仙流登圍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其

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紫標孫恩

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世人厭

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磷又塗炭齋者事起張魯

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馱泥中黃鹵泥面擿頭懸

柳埏埴使熟此法指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

王公其次貪寶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

猶泥揆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厨纂門不仁之極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厨矜身

與食懷唵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福大集祭酒及

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作

魯自稱美也又天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母神君種

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

此是荒時撫化名也又貧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禱作

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秣陵縣民王靈期作也

又道士蟻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

都講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天公

師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膠東樂大拜五利將

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酣進過常遂致營逸醜聲遐

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
身嗜味奚能尚道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
傳道士後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
末已來謂爲制酒至王靈期削除豐目先王道民並
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爲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所以景
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爲行尸迷徒湫學不識大方至
有疾病衰禍妄甚妖崇之原淵鬼鸛以爲災渡危厄
於遐川詹鈞星於懸溜雪丹章於華山乃蹙顰眉貌
譏詬冥鬼云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
貨斯實祭酒規巾糝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使
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
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滄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
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
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
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
勿尚迷言使天堂無輟食之思水河靜災念之聲

輕作寒暑兇佞之極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
虓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
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
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準死入鐵
鉗火獄生出鴟鴞瘖瘖精骸昏朽淪離永劫誰知斯
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者
甘聞故畧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卽與大化同
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
今日弱辭所陳哉

滅惑論

梁劉勰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
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辨又恐野聽
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畧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
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爲泥洹未見
學死而不得死者也滅惑論曰二教真僞煥然易辨
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
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
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於觀禪禪

引明集卷之八
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僞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僞可知假使形翻無際神暗鳶飛戾天寧免爲鳥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秦伯虞仲斷髮

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况般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心準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誑言說僞興造無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減損况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遣有辨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其苦業誑言之訕一作豈傷日月夫塔寺之

與闡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準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讐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

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辨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摧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封樹弗修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公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

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泐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反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

二故名教有二摺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傷神形飾乖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况佛道之尊標出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

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禕後改爲佛圖本舊經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禕又改爲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正三豕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周頌允塞宴安乖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束豈復過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正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

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迹况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
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
怯弱北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
反滅弱胡遂令獫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
狸是誅淪湑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
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
可息旣服教矣方加極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
之語其如理何

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
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
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滅惑論曰神化變通
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
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
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
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
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義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
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
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士莫不
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邪何

以奉佛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
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
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
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
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宮以現生拔愚
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
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
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
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
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

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
拔六趣總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
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辨驗
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
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
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
弗紀慧業靡聞斯廼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
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
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浴業修
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

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與今祖述李叟則
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
筭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
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法
窮下愚何故知邪貪壽忌夭含識所同故肉芝石華
譎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黃書御女誑稱地
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寶惜洩唾以灌靈根避災
苦病民之恒患故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
之舊風故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
姦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珉庶故比屋歸宗是

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晉末餘波所
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民戶瑞無虎竹而濫
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士女運迤則蠹國世平則蠹
民傷政萌亂豈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
清金容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孰與藏
宮將於丹田響洪鐘於梵音豈若鳴天鼓於脣齒校
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真僞豈隱若以麤笑精
以僞謗真是瞽對離朱曰我明也

釋二破論

十九條。本論
道士假張融作

釋僧順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徒是其
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患其生老氏云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
聖達之流叵以生爲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
者無爲之妙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宮雙樹之文語其
實也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涅
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簸箕得
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
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
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
能棄茲大寶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
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
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
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
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
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
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

愛出家則有嚴師之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卽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

論云剃頭爲浮圖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儵來卽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容致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

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旣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旃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旣卒三千之徒永言興慕以有若之貌最似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襁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蚊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

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論云入國破國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諮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未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擿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

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調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荅聊更畧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予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釋曰噫唉何子之

難喻邪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
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
德宇淵深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
心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曾懷澹爾無寄塵垢
何能攪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櫳之歡愛虛室
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身餒獸或靜節蔬餐
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
網兆百福於未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
圖非吾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頽喙
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之喙三
尺矣何多口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
生有緣即是緣有緣起何以知其然邪世有闔門入
道故曰緣有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
十六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門
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緣中求反
諸已而已矣子方永隆無間遑復論此將不欲倒置
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
爲最尊梵志之徒蓋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

雨者亦是有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漠無爲而作佛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高下邪嗟乎外道藉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也

論云道者氣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於道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平呼曰道士釋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道若是氣便當有聚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

住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辱矣
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吾子合氣之
道乎

弘明集卷之八

弘明集卷第九

梁釋僧祐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續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
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
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
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
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
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
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

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
離詭辯構義橫流徵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
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
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
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覲萬夜
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
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
音之和游魚踴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
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
膚受謹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

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

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信立由乎正解

正則外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信者則萬邪滅矣信立

則內識無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然

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

也句也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眾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

神涉行未滿故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

之不免遷變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

乎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臣績曰畧語佛因其義有

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斯

明矣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

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與廢一

本之性不移臣績曰陶沐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一

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神明本暗尋無明之稱

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臣績曰夫別了

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謂無明則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

無明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

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非體將恐見

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

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即見故

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

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

明

神

明

神

明性不遷也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何以知

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

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

續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為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是知前惡

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

也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

善法俱者名之為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臣績曰若

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故知生滅遷變

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乎現境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惡生於今境非

本業令其爾也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績曰雖復

體莫異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

生死可盡明矣臣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

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

并序。本論范續作

梁蕭琛

內兄范子續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眾口曰

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

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

宗廟則以為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

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

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

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因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
邈然如靈質分途與毀區別則予尅敵得雋能事畢
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
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荅曰神即形也形即
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
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
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
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
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
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
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
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
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
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
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

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勑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

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

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入鄒晉小臣或

理所不容呂嗣夢射月中之免吳后或先覺未兆姜

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衆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

君子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乍驗乍

否殷宗夢得傳說漢文夢獲鄧此皆神化茫渺幽明

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

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觀觀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

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
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
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
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
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
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
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
一邪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

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

形之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

何而至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
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
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
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荅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
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
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
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
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
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
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
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
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
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
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
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
蛄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

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

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向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

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畧愈

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櫺映月主人端居中雷以牧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

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
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
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
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
趙丁之體乎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
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
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
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
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
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
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
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
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
玉而非玉鷓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
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
而立旦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荅曰聖
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

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麟駟盜驪
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
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人之教然
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
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
已邪荅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
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

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
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
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
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
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鷓鳳不得爲喻今
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鷓號鷓鷓鳳曰神鳳名既殊稱
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
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臯陶馬口非真聖
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

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旣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嚚瞽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氣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趨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

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畧言今指辨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

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贍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務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刹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

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夫於峻名
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
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
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
親下虐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
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
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
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青掩德蔑而
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
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

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
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
嗚呼曾謂靈匠不如衛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
非仁人之誠也若能鑿彼流宕疊不在佛觀此禍福
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
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難神滅論

并啓

曹思文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
神滅也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
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而神逝

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逝者乎若如論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魄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

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也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且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旣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

孝子之心厲渝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菜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旣無矣迎何所迎神旣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爲賓主遂有三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

經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詔荅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荅曹舍人

并啓
詔

梁范縝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也荅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蚤駉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邪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荅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旣云耳聽鈞天

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
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既不殊人四肢
七竅每與形等隻翼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
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
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
人神獨遊帝所荅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
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
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
於無事邪

曹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
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荅曰此難可
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
邪若然者或夢爲牛則負人轅軸或夢爲馬則入人
跨下明且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腸繞閭
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
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神夢幻虛假有
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
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閻闔
邪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窆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荅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邪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荅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

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亡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邪

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
悠漫以荅邪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
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難曰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
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旣其欺天又其欺
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
心厲渝薄之意哉荅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
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
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
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

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邪而孟子云聞誅
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
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
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邪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荅曰此義未通而自
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
恨未周邪

思文啓始得范縝荅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
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析
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詔荅具一二續旣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畧成可息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蛩駘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邪難曰蛩蛩

駘駘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蛩非駘也駘非蛩也今滅蛩蛩而駘駘不死斬駘駘而蛩蛩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惑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蛩駘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二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

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代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禘黃而郊饗祖顓而宗堯既淳風未殄時非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何欺妄之有乎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之鋒的在此言也而荅者曾不慧解唯云不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

弘明集卷第九
指無以爲有也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斯交象
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也茲化何
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安上治民也何哉
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